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
第七回 一言不合怒絕狂徒 滿口忠言正則大舅

卻說薛蟠拉了寶玉出來，早有一輛轎式馬車，在那裡候著。原來是薛蟠坐來的。薛蟠拉了寶玉上車，便對焙茗說道：「在北邊是跨車簷，這裡的車沒有簷，是站車屁股的。這車子後頭有一塊鐵板，你站上去，上頭有兩根皮帶兒，你兩個手抓緊了，別掉了下來。」焙茗如言站好，馬夫放繮，加上一鞭，飛也似的去了。不一會，車子停住，薛蟠和寶玉下了車，便對馬夫道：「今天不要了。明天三點鐘，放到棧房裡去罷。」馬夫道：「今天不要了。明三點鐘，放到寸房裡去罷。」馬夫答應一聲，放繮自去。焙茗也跟了過來。薛蟠帶了寶玉，走到一衛衙裡玉上樓。才走到樓腳下時，寶玉猛聽得外面的人一聲怪叫，也聽不出他叫什麼，狠以為奇。上瞭樓，就有兩個女子招到房裡；早有兩個人先在那裡，卻都不認得的。薛蟠先嚷道：「他呢？」只見一個回道：「家兄公陽裡還有一局，就來的。薛蟠先嚷道：「我卻不曾寫過，不知怎的寫法。」薛蟠央及道：「好兄弟，你文章也惠做，舉人也中了，怎麼一個請客條子，也不惠寫起房裡的女人忙趕了出去。一惠，只聽得有嚷道：「來遲了，來遲了！」那女人把簾子打起，叫道：「薛爺，客人來了。」寶玉看時，卻正是柏耀廉。薛蟠拍手道：「好了，來了，不用寫了。」寶玉方才歸坐。那兩個人又過來互相請問姓名，原來一個是柏耀廉的兄弟柏耀明，一個叫吳伯惠。耀廉見了寶玉，便道：「今日不賞臉，想是兄弟不誠心之過，改天竭誠再請。」寶玉只得同他略旋略周兩句。因見伯惠英姿勃勃，神采飛揚，想來不是耀廉一流人，便彼此交談起來。才知道他前是在泰輪船上做帳房的，因薛蟠趁船相識，刻下賦閑無事。寶玉便問：「泰順是誰家的船？」伯惠道：「是招商的。」寶玉又問：「駕駛是洋人不是？」伯惠道：「是。」寶玉道：「叫什麼？我不懂。為甚必要外國人駛船，歎道中國人不惠麼？」伯惠道：「怎麼不惠，此中有個緣故。」

兩個說話時，薛蟠一早連聲叫擺檯面。此時又過來問：「叫那個？」寶玉道：「我總不懂。」薛蟠道：「咱們說的是叫條子，這兒的土話說叫局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沒有相識的，你還不知道麼？」薛蟠道：「不管你有相識沒有，不叫不行，不然我代你叫兩個罷。你歡什麼樣兒的？胖的，瘦的，圓臉的，長臉的，大的，小的，快說來！我代你叫。」寶玉道：「盡你混罷，我都不管。」此時，伯惠早被耀廉拉去寫條子了。一時寫好，薛蟠便嚷坐席。

客棧的飯早，寶玉此時本有點餓了，也就隨和著吃些。又問起伯惠方才的話。伯惠道：「中國人何嘗不惠駛船，不過用了中國人，那保險行不肯保險，有這個歎處。」寶玉不懂得保險的話。伯惠一一的告訴了一遍。寶玉道：「歎道咱們自家也這樣作歎麼？」伯惠道：「自家雖不作歎，但是，一家行家，不起這滿船貨物；況且貨物之外，還有一隻船；更何況許多船呢。」耀廉插口道：「非但不起，並且中國人的事情，都是靠不住的。」寶玉道：「何以就見中國的事情靠不住呢？」耀廉道：「中國的人，先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」寶玉不等說完，先冷笑道：「今日合席都是中國人，大約咱們都是靠不住的了。說我靠不住也罷了，歎道你自己都罵在裡頭？」耀廉道：「我雖是中國人，卻有點外國脾氣。」寶玉大怒道：「外國人的屎也是香的？只可惜我們沒福氣。不曾做了外國狗，吃他不著。」回頭對薛蟠道：「我本說不來，不來，你偏拉我來，聽這種贖話。你明天預備水〔給〕我洗耳朵！」回頭又拉了伯惠的手，問了他的住處，說：「明天過來請安，我先少陪了。」

此時已到了幾個局，薛蟠正在那裡毛手毛腳的鬧不清楚。忽然聽得寶玉向伯惠告辭，回頭看時，寶玉已出了房門。薛蟠趕上拉住道：「你不要走，你不認路，回來我送你回去。」寶玉一言不發，直下樓梯，叫了焙茗，出門而去。薛蟠只得跟著出到衛衙口，代他叫了兩輛車子，說明送到長髮棧門口。看著上車去了，方才回身進來。對伯惠道：「你這位令親，脾氣狠古怪，我說了我有點外國脾氣，他就惱了。其實我自己的脾氣，要怎樣就怎樣，是我的自主之權，他裡好管我呢？」薛蟠也沒有聽完，便又回過身去，和妓女說笑去了。再坐一惠，伯惠也告辭了。剩了三人，胡鬧一陣，也只得散去。

薛蟠心惦著寶玉，趕回棧房時，已三下多鐘。走到樓上，只見寶玉的房門開著，焙茗不知那裡去了。寶玉仍舊在那裡看書。薛蟠走進去，便深深的作了一個揖，道：「好兄弟，別動氣，任誰得罪了你，你只看我的薄臉罷。」寶玉見他醉了，不便說話，口道：「沒誰得罪我，我也沒動氣，不過惦著看書，先一步罷了。」薛蟠正要答話，焙茗走來回寶玉道：「廚房裡茶炸子滅了，水是冰涼的。」薛蟠道：「可是要開水？」寶玉道：「喝了點酒，覺著渴，沒有也罷了。」薛蟠道：「這惠那兒還有開水，我來給你弄點罷。」說著，叫焙茗跟過去，取一套傢伙來。原來是前幾年新出，不用燈心點洋油的爐子。薛蟠如法點著，叫焙茗拿銚子取水澆上。不一會水開了，泡起茶來。薛蟠道：「你看了洋貨，總說他們拿沒用的東西來換我們的錢，你看這個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原說過，通商是以有易無，像這種靈巧的東西，如何不令人可愛。但是一層，像這爐子，到底不是天生的，他也是人工做出來的。他能做，咱們為什麼不能做？」大不了一買他一兩個來，拆開他看看，照樣起來，豈不好麼？」說話時，看看薛蟠，只見他張口閉目的，在郭裡前仰後合。寶玉道：「請去睡罷，明日再談。」薛蟠要了口茶喝了，說了聲：「明兒見？」東歪西倒的去了。

這裡寶玉仍舊看書。原來他回來之後，在書堆裡檢出一部全份的《時務報》，還有許多《知新報》，翻開來看，覺得十分合意。並有一層奇處，看了他的議論，就像這些話我也想這麼說的，只是不曾說不出來，不知怎樣卻叫他說了去。至於所載的時事，本不能盡懂，慢慢的看到後頭，也漸漸的懂起來了，所以越看越覺得精神煥發。等薛蟠去了，依舊看起來，竟自忘倦。直到天亮以後，焙茗起來走到裡間，見寶玉兀自坐著。不覺吃驚道：「爺竟沒睡麼？」說了一句話，看寶玉也不動也不答應，暗暗著急道：「別又呆性發了。卻又不敢過於驚動，只在旁邊著，卻見寶玉翻了一頁書，歇了一惠，又翻了一頁，料定是看書看出神了。悄悄的退了出來，叫茶房舀了水，自己拿了過來，輕輕的問道：「請老爺洗臉。」寶玉方才答應了。洗過了臉，卻又到書堆裡去翻。忽然翻出一個紙包來，上面題著四個字，是：「此是禁書。」包的甚是嚴緊，連忙打開要看，誰知開了一層又一是一層，心中暗想：這個不定是「推背圖」，不然就是「燒餅歌」。一面想，一面拆，拆了不知若干層。原來裡面只有三本書，卻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三冊《清議報》。便拿過來看，覺得精華又較《時務報》勝些，心中愈加歡喜，不知不覺把三冊都看過了，還恨沒有第四冊以後的，仍到書堆裡去翻，翻了半天沒個影兒。早已是吃飯時候，吃過了飯，仍是翻來覆去的看那三種報。

又看了半天，只見薛蟠披了灰鼠袍子，還沒扣鈕子。睡眼朦朧的走來道：「寶兄，你好精神，這麼早就起來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，還說早。」薛蟠道：「才兩下鐘呢！你們吃了飯沒有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晚飯還早呢。」薛蟠搭起走了。一惠兒梳洗過了，又來道：「寶兄弟，你餓了沒有？咱們外頭吃點心去。」寶玉道：「你靜扮點！家裡坐坐罷。什麼正經事，只管往外頭瞎逛道：「其實我的嘴裡難過得很，並不想吃什麼，你不願意出去就罷了，咱們就談談。我昨兒晚上酒也多了，把所做的事，全都忘了。」寶玉把書一推道：「吃醉呢，是你的常事，也不必說了。但是那種柏耀廉，你何苦去結識他。大凡交結朋友，也要結交個道理出來。你結交他，有甚道理？若說是定洋貨賺錢，須知外國人賺的錢比你還多，你不過代他轉運罷了。雖然辦土貨，也是代人家轉運，然而所轉運的，還是自己家裡的貨。咱們何苦代外國人做奴才呢？至於姓柏的這個人，簡直的不是人類，怎麼一個屁放了出來。便一網打盡的說中國人都靠不住。他倒說他是外國脾氣。這種人，不知生是什麼心肝！照他這等說來，我們古聖人以文、行、忠、信立教的，這『行』字、『忠』字、『信』字，都沒有的了。這種混帳東西，我要是有了殺人的權，我就先殺了他。」薛蟠笑道：「這又何至於如此！」寶玉道：「照他這樣說來，凡無信行的都是外國脾氣。幸而中國人依他說的都變成外國麼？」總而言之，他懂了點外國脾氣。幸而中國依他說的都靠不住，萬一都靠的靠得住了，豈不把一個中國都變成外國麼？總而言之，他懂了點外國的語言文字，便什麼都是外國的好，巴不得把外國人認做了老子娘。我昨兒晚上，看了一晚上的書，知道外國人最重的是愛國。只怕那愛國的外國人，還不要這種不肖的子孫呢！」薛蟠道：「你何苦這樣毒罵他。」寶玉道：「他一句話罵盡了中國人，還不毒麼？」總而言之，我勸你一句話：這種人是下流輕賤的東西，以後總要遠著他些。我並不恭維你。像你這種人。純乎是真真，

只要走了正路，不難就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起來，何必同這些人胡鬧呢！」一席話說的薛蟠不知所，趨著問道：「你看那些書，還用得著麼？」寶玉道：「狠有些好書。但是那《清議報》只有三冊，不知可還有以後的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有的。你要，我明日給你辦來。」正說話時，忽見焙茗來說，有客來拜。寶玉連忙迎出去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吳伯惠，寶玉大喜。

不知惠來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